

# 邵燕祥

## 杂文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DANG DAI MING JIA ZA WEN JING PIN WEN KU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ZONG CE HUA FAN XI WEN JI XIU RONG

ZHUANG ZHENG SHE JI WANG SHU PENG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 邵燕祥杂文自选集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 邵燕祥杂文自选集

邵燕祥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6 字数 201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

ISBN 7-5306-2265-X/I·2016

定价：17.00元

## 自序

首先该向读者说明，这本书名为自选，其实是年轻的杂文家朱铁志代我选的。不全因为偷懒，更多是由于我担心自己能不能选好。作者敝帚自珍，常常有一些带着个人色彩的原因，比方一篇东西联系着写作时发表时的心境以至处境，不无纪念的意义；但是对作者有纪念意义的，对读者是不是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值不值得读者掏钱买来看呢？

铁志学哲学出身，在一家政治期刊当编辑，他自己的杂文，如去年为《南方周末》写了一个月的“每月主持人”专栏，思想和文字都漂亮，让我艳羡不置。听说他正在较系统地浏览我的杂文，我说就请你捎带着帮我个忙，给你觉得尚可一读的篇目划个记号，蒙他欣然答应。果然，翻看他开列的入选篇目，我仿佛读到一番无言的评论，他站得高，看得深，想得长远而周到，取舍都有道理。我想，这比单凭我个人自选，一定更接近读者的阅读期待，他是兼有作者、编者和读者的眼光的。

对于铁志所选，我只做了个别小小增补，例如《无可羡慕》，他以过长未选，我记得此文刊出时得到过何满子先生的垂青，说他认为是邵某最好的一篇杂文，遂有如小学生作

文得了老师夸奖，沾沾自喜之余，难免想把卷子保存下来。又如《夜读偶忆》、《一个悄悄的预言》，我猜铁志未选，或以为时过境迁，或以为文采不足，但我想其余杂作果真又有多少文采？而即使时过境迁，也何妨偶一怀旧呢？——今天是“九·一八”，报载沈阳市将在晚十点二十分即日寇炮打北大营的时刻鸣响警报三分钟，以示不忘，这是意味深长的。

一共一百零一篇，从一九八〇年夏到一九八九年春，最早的距今已经十五年，最新的也已六年有余，青年读者可能觉得像听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了；中年以上的读者是过来人，有了时间的距离，对已成历史的一切可能更加清醒，对当时写出的这些文字，自会持一种清醒的批评态度。我深深相信这一点，连我自己也已经意识到某些篇章立论的局限；而“旁观者清”，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本书选自九本集子，多数不会再版了，个别仍在重印。其中有三十几篇选自《大题小做集》，占了那本书的三分之一。怎么办呢？又让读者破费了。对读者和出版者说什么抱歉云云都是空话废话，只是在这里附笔谢过了。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八日



邹善祥

# 目 录

自序	(1)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1)
说自杀	(3)
鲁迅“丑化”了阿 Q 吗?	(6)
人是有尾巴的吗?	(10)
“土皇帝”也不能要	(13)
论各执一词	(16)
谈“实际上”	(20)
代自传	(22)
公文选读	(26)
零言碎语·做人与“会做人”	(30)
元宵话起哄	(31)
有感于培根的杰出与卑鄙	(36)
“靠党吃党”	(40)
“整人”诗话	(43)
打倒与骂倒	(46)
批判“大批判”	(49)

“娘打儿子”论	(51)
读马列书,所学何事?	(55)
说“寂寞”	(58)
何物“大辩论”?	(61)
“对号入座”好	(64)
夜读偶忆	(67)
与友人书·谢赠泥人	(70)
遥致黄鹤楼文	(72)
读杨宪益同志入党消息	(75)
闲话“口头禅”	(79)
“饭苍蝇”之类	(82)
觉慧会不会变成高老太爷	(85)
说胁肩谄笑	(88)
说“唤起”	(90)
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93)
论优越感	(96)
建立“‘文革’学”刍议	(99)
也谈“隐私权”	(102)
未能免俗	(105)
论“七八年再来一次”	(107)
说“后生可畏”	(110)
论“打狗看主人”	(113)
说“三不”	(116)
说“从……以来”	(119)
今天里的昨天	(122)
百草有用论	(125)

漫谈“经典”.....	(128)
屏前人语.....	(131)
忽然想到“誓死”.....	(134)
史诗何日出.....	(137)
说“看客心理”.....	(140)
权力哪儿去了？.....	(143)
堕落辨.....	(146)
陶醉与不陶醉.....	(147)
墓碣上的真话.....	(150)
“雅”不可耐.....	(154)
小道消息论.....	(157)
说古道今·之三.....	(160)
怕说红楼.....	(162)
哀沛人.....	(165)
说“笔杆子”.....	(168)
“精心塑造”什么？.....	(170)
玩物·玩人·玩世.....	(172)
“公仆”之名不能成立论.....	(175)
“见死不救”考.....	(178)
改换门庭.....	(181)
同 志.....	(184)
得 罪.....	(187)
臣 性.....	(190)
论小动作.....	(193)
凑趣儿.....	(195)
论“比爷爷”.....	(197)

也谈中国人的脸	(199)
论“看眼色”	(201)
“失落感”臆谈	(204)
送瘟神	(207)
说“刺激”	(210)
无可羡慕	(213)
吃政治酒	(222)
清官贪官优劣论	(225)
说干亲	(227)
一个悄悄的预言	(230)
打打苍蝇也好	(233)
说影响	(236)
猫的哲学	(240)
说偏激	(243)
大题小做	(247)
“秀才”遇见了什么	(250)
什么是悲剧	(253)
好在哪里？	(256)
有愧与无耻	(259)
趣味逻辑	(262)
饕餮现象	(267)
梦醒后的启蒙	(270)
杂文作坊(二)·敬·如在	(274)
政治与面貌	(275)
谁养活谁	(278)
喜读《王力病中答客问》	(281)

久违了,王力先生	(285)
话说“人民的胜利”	(288)
难得明白	(292)
酒、火锅、糕点、元宵等等	(295)
历史上的今天	(298)
关于鸡巴	(301)
杂文作坊(四)	(304)

##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有人说，既然唐太宗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生，我们“巴望”有一个现代的“唐太宗”有什么不可呢？

期期以为不可。

话是从肯定唐太宗李世民“举贤纳谏”说起的。人们常以犯颜直谏的良臣魏征同唐太宗的关系为例。魏征也确有点批龙鳞、不怕死的精神，一生陈谏数百事，史有明文；然而，唐太宗听了谏议，退朝发脾气，或酒后吐真言，不满于魏征，甚至想把魏征干掉，也是史有明文的。早在唐太宗即位的贞观元年，就有人打小报告，说魏征“阿党亲戚”；审查一阵，“查无实据”，搁了下来。贞观十七年，魏征刚死，因为出了另一起案件，唐太宗又怀疑起魏征生前搞小集团。后来又发现魏征把前后“谏诤言词往复”的记录抄给史官，有整“黑材料”之嫌，唐太宗更加不高兴，一怒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笔给魏征作文书写的墓碑推倒。假如魏征不死于贞观十七年，到了贞观十八年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唐太宗同魏征的关系并不那么甜蜜，魏征的日子看来并不好过。“伴君如伴虎”，是封建皇权制下的通例。唐太宗

大约也并不特别可亲可爱，因为一个封建皇帝的“民主作风”毕竟是有限的。

不过，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毕竟算个“好皇帝”。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还要巴望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呢？倘若真有百分之百的“唐太宗”再世，恐怕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什么终身职、世袭制、等级特权、人身依附、分封割据、山头行帮，以至“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家长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难免就要顺理成章地合法化了。

因此，一句话：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我们多年来遭受的种种灾难，决不是由于缺少“唐太宗”或别的“好皇帝”，而恰恰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够健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受到破坏，招致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横行。

因此，我们不是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做选择，我们是要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做选择。

而巴望出现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即“好皇帝”的心理，使我们想到封建社会中暂时还没有做稳奴隶的人们对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们的歆羡；它产生在十年浩劫之后，人心思治之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会使我们忘记或放松对封建主义残余的警惕和斗争。那结果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是危言耸听吗？居安思危，正是为了真正的向前看。

一九八〇年七月

选自《当代杂文选粹·邵燕祥之卷》

## 说自杀

天灾人祸，所见多了，变得渐近麻木，遇到一些事情，有时难免漠然置之。然而每听到使人敬重或惋惜的生命死于自杀，总不能无动于衷。

一个人死于不当死，无论自杀或他杀，这种区别只有法律上的意义，横竖是一条生命在世界上消灭了。

十年浩劫之中，不断听说知名的以至熟识的人自杀的噩耗。某种力量假手于死者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这些生命如果延续下去，本来可以很有益于人民，很有益于人类的。这也是令亲者痛心而坏人快意的事。历来的国贼巨寇，祸国殃民，却很少听说有谁引咎自责，一死以谢父老；而自杀致死的往往是好人，有用的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倒死了，何等不公，何等不平！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狱，许多不幸自杀的死者得到昭雪，更不免使人想到他们的自杀是无可弥补的遗恨。

我总怀疑常说的以自杀为抗议之类的话，我怀疑这种“抗议”会有多大用处。蒋介石被迫抗日，是全国人民民族革命浪潮高涨和“西安事变”进行“兵谏”的结果，并不是续范亭先生在中山陵自杀进行“死谏”的结果。最近报道二十四

岁的女共产党员范熊熊同志投海自杀，意在用自己的生命向不正之风作“最后的冲刺”。然而，即使十个百个范熊熊采取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并无损于不正之风，倒先造成减员，使我们失去了敢于向不正之风斗争的好战士。我不知道某些大搞不正之风的人是否在范熊熊死后暗暗称快，反正我没听说他们有因范熊熊之死而感到惶愧，无地自容的，大概还是生活得很惬意很自在吧。仅从这一点看，我也断言范熊熊死得不值。因此我同意《人民日报》编者的按语，范熊熊的斗争精神值得学习，她的投海行动则不足取。我想范熊熊如果能活下来，她也会接受这个观点，而原谅我的说长道短的。

由此又联想到十年混乱中一个女孩子的自杀。她从小在家庭和学校中接受的全是所谓正面教育，一片美好，一片光明。及至变生不测，家庭受冲击，老师被揪斗，社会上“越乱越好”，从城市远去农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于是悲观失望，厌世轻生。一次自杀未遂，一年之后她还是走上最后的绝路。朋友们议论起这件事来，总归结到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艺，都再也不要脱离实际，粉饰生活，欺骗人民，尤其是欺骗青少年。但这决不是消极地防范合上书本以后的失望，也不是仅仅让他们知道光明之外还有黑暗，而是要如实地把生活中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搏斗告诉青年，从而积极地造就有理想、有信心、有进取精神的一代新人，并且是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猛的战士。

鲁迅先生早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从他对于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的研究出发，就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的

进步“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这种现象，今后也难完全避免。这就要求我们进行韧性的战斗，在顺境中不骄妄，在逆境中不气馁，扎实实地活下去，也干下去，包括探讨和解决那些导致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自杀，吞噬了一些宝贵生命的社会问题。

还是这个鲁迅，在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搜捕，列入黑名单的时候，曾经慷慨从容地说过：“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许多年来，每一想起鲁迅的这个名言，想起鲁迅吃鱼肝油，营养身体，据说大抵不是为了爱人，倒是为了敌人——使自己的存在让敌人感到不舒服的轶事名言，都深深为鲁迅这种战斗的乐观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所折服。

决定自杀的人是不会看我这篇短文的。但愿没有准备自杀的读者也能记住这里引用的鲁迅先生决不自杀的遗教；在今后遇到某种挫折、打击，感到迷惘、沮丧时，用自己的行动一次再一次证实：希望、欢乐和幸福，就在奋起战胜困难、战胜敌人、战胜死亡（以及死亡冒充解脱的诱惑）之后！

诗人们喜欢说“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我却说，永恒的主题是：爱与生。

一九八〇年七月

选自《当代杂文选粹·邵燕祥之卷》

## 鲁迅“丑化”了阿Q吗？

鲁迅先生诞生九十九周年了。

大哉鲁迅！即使先生没有著译二十卷，单是写出一个活生生的阿Q，甚至只是勾画出阿Q“讳癞忌光”的行状这一点，也就足以不朽了。

请看：

阿Q……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几乎是一个“完人”的阿Q，出处在小小的未庄，还没来得及从刑名师爷那里学得构陷人罪的本领，否则，未庄的居民都难逃“丑化”阿Q之罪的。

有正常思维的、通情达理的人都会懂得，嘲笑阿Q的